

# 譚延闓與辛亥革命

章君毅

## ——譚延闓通而有節之二——

### 瀏陽二傑有「譚唐」

辛亥武昌起義，革命同志強挽黎元洪出任鄂軍都督，旋即召集革命黨代表會議，當時黎元洪

猶圖效忠清廷，竭力「轉圜」。他曾在會議席上質問革命同志：

「假使瑞澂（湖廣總督）、張彪（新軍第八鎮統制）向朝廷請兵，水陸並進，諸君又將如何區處？本人出身海軍，深知海軍艦砲的厲害，到那時候，請問諸君能够退避到何處去？」

革命同志鄧玉麟立刻抗聲答道：

「就算軍事失利，我們也可以退守湖南。」

黎元洪於是再問：「湖南有何把握？」

鄧玉麟不惜洩漏機密的說：

「焦達峯已經和我們約定，下月初在湖南

舉事。」

這是辛亥革命成功很重要的的一個關鍵，因為黎元洪還在一心想當清廷的忠狗，他的左右尤有不少陰謀破壞革命的官弁。自黎元洪被革命同志所脅出任都督後，他一直在設法和清廷清吏通消息，其間還遭革命同志接連揭穿破獲了幾次。倘使黎元洪的陰謀萬一得逞，那麼，在武昌首義十天後的長沙起義極可能被清廷獲悉，長沙方面的黨人勢將為清吏一網打盡。舉事受阻，湘中發不出援軍支撐武漢危局，武漢三鎮革命軍處境之險惡不難想像，說不定驚天動地、轟轟烈烈的「武昌起義」，又將步黃花崗之役的後塵。

辛亥九月初一（一九一一年陽曆十月二十二日，星期日）的長沙起義對於革命全局，乃至中華民國的建立實在是太重要了。除却一壯武漢革命軍聲勢，出兵支援武漢前線之外，由於三湘地理情勢衝要，自湖南首先響應武昌義師以後，西南各省，無形中已與北方切斷聯絡，華南、華北的清軍全部隔絕，首尾不能兼顧，陷於各自為戰



湖南第一任都督焦大鵬，就職十日後被亂兵所戕。

。因此，廣東、廣西的清吏一看大勢已去，不得不放棄抗拒革命起義的意圖。兩省都在兵不血刃，七賢無驚的情況之下宣告光復。

焦達案名大鵬，字達峯，號鞠孫，湖南瀏陽人氏，自小便睥睨一切，豪邁不羈，卓犖有大志。他十四歲進瀏陽高等小學，時在三湘維新巨擘譚嗣同，正氣會首唐才常，這「瀏陽二傑」壯烈捐軀之後，瀏陽人津津樂道譚嗣同與唐才常二氏，尊之為「二傑」，引為瀏陽人的莫大光榮。高等小學堂的學生們，更以譚唐為崇拜的偶像，經常把譚唐二傑掛在嘴上，內中唯獨目空四海，氣吞牛斗的焦大鵬不以為然。他一聽同學之間悼念譚唐談論譚唐，他便怒目奮張，拍案而起，慷慨激昂的說道：

「譚唐早已死了，後起的譚唐還多着呢。看那般滿奴，能够殺光我們堂堂男子漢嗎？」

焦大鵬原本就長得體格魁梧，英氣逼人，當他慨乎言之的時候，益發的目光炯炯，雄姿英發。因此，同學們便給他取了個綽號叫「譚唐」，又戲稱他俾士麥，納爾遜，他一概受之不辭。

這位從小便立志為革命前驅，英雄人物的焦大鵬，十八歲赴長沙，入高等普通學堂游學（留學）預備科，和湖南革命先烈禹之謨結為好友，許為同志，在長沙宣傳革命甚力。二十歲東渡日本，加入同盟會，進東斌學校，他擔任過同盟會聯絡部的調查部長，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（一九〇八）九月，同盟會附設的共進會組織實行革命機關，預先推舉各省都督，湖南都督一席，便推由焦大鵬擔任。這也是辛亥九月初一長沙首義功成

，焦大鵬膺選湖南首任都督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經由戊申那年，同盟會附設共進會的那一次選舉以後，被推定的各省都督人選，旋即分別返國，籌劃起義。焦大鵬係於戊申十二月，從日本抵漢口，和湖北方面的革命同志議定方略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湘鄂兩省的革命志士，開始齊一步驟，協同動作。彼此互作支援，聲勢不然而一壯。

### 長沙舉義倉卒而起

焦大鵬對於湖北方面的革命工作，也有直接的貢獻。那是在宣統三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三月，他自湖南再赴武漢，和湖北同志組織總機關於漢口，分機關於武昌。那時候因為革命經費無着，一切工作無法展開。焦大鵬却在武漢遇見兩位販賣夏布的瀏陽同鄉，周海文和劉肯堂，他說服了他們兩人加入同盟會，周海文和劉肯堂便將他們所攜去的夏布盡數脫售，得來的款項，用之於分配各革命機關，武漢的革命機關賴以正式建立。這年七月，焦大鵬和周、劉兩同志同長沙，他自己改了個名字叫左耀國，四出運動瀏陽、醴陵、萍鄉等地的會黨，然後再回長沙組織機關部，派遣同志四出聯絡黨人。到了宣統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），光祇是萍鄉、醴陵一帶，他已經編組了一千餘位同志，隨時準備舉事。辛亥那年二月，譚人鳳卿奉同盟會香港統籌部之命，由漢入湘，就會和焦大鵬約定，三月間廣州起義，由焦大鵬在湖南響應。

二月後，焦大鵬又一度北上武漢，協助武漢

方面的同志響應三二九黃花崗之役。其間由於革命經費短絀，曾經演出赴贛黃盜金菩薩的一幕，焦大鵬也是主角之一。盜金菩薩不成，而三二九黃花崗告敗的消息不旋踵傳來，革命大業受到重大的挫折，可是華中一帶的同志却並未氣餒。不久，由湖南諮議局局長譚延闓主持的力爭鐵路國有一案事起，焦大鵬認為那是很好的舉事機會，他聞訊立即返回長沙，密謀舉事而卒未果。於是在五月間組織長沙體育社，作為發動起義的祕密機關，然而再與二十九混成協四十九標排長兼教官，因宣傳革命而被迫離營的另一位瀏陽革命志士陳作新，竭盡全力運動新軍暨巡防各營。到了辛亥之秋，各處的部署均已就緒。

辛亥八月十九（十月十日）武昌首義，照焦大鵬、陳作新的原訂計劃，是想在八月二十八日（十月十九日）起而響應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時任湖南巡撫的余誠格，和防營統領黃忠浩已經聽到了風聲，屆期防範極為嚴密，焦陳二氏的舉事計劃唯有臨時取銷。可是當時武漢革命軍孤立待援，其他各省起義又遲遲不克實現，革命情勢危殆萬分。黃忠浩又在調集長沙省垣以外的各巡防營，亟於進擊據守武漢的革命軍，焦大鵬眼見時機緊迫，間不容髮，他便召集同志憤然的說：

「中華民國之存亡絕續，在此一舉。此時此際，我們革命同志唯有生死以之，沒有什麼可猶疑的！」

湘中同志聞言無不心胸一壯，血脈憤張。於是，九月初一（十月二十二日）凌晨，當革命同志砲隊代表李金山獲悉黃忠浩將於是日調遣砲隊開

往醴陵的消息，他立刻奔至步隊第四十九標，緊急知會步四十九標的代表安定超。安定超認為如不從速舉事，先發制人，革命力量一旦分散，那就很難再度起義發難。因此，他斷然作了決定，告訴李金山說：

「你趕緊回營邀集同志，從速準備。聽我們這邊槍聲一響，立刻發動。」

等李金山一走，安定超馬上就奔向操場，吹起緊急集合口哨來。砲隊的弁目（士官）兵丁大都是革命同志，聞聲迅速集結，然後同時朝天連開三槍。轟然槍聲，驚動了工程隊的代表譚滿芳，然後便是步隊四十九標、五十標、馬隊、輜重隊聽到槍聲紛紛發難，一致策應。新軍同志分兵兩路猛撲長沙北門和小吳門。四十九標二營後隊（連）代表彭友勝率領全隊弟兄穿越協（旅）部大操場，跑到五十標營盤門口，高聲大叫：

「我們去攻北門，你們快一點來呀！」

五十標的代表鄧超、張建良等聞聲立刻率領全標的革命同志跟蹤前進。在五十標同志之後陸續加入的，還有馬隊與輜重隊。

### 譚延闓任參議院長

負責守北門的是巡防營管帶趙春霖，他那一營的官兵，早已被革命同志聯絡成熟，因此當浩浩蕩蕩的革命同志大隊開到北門，北門守軍一致列隊舉槍致敬。革命軍順利進入北門後，分兵一部在北門扼守，其餘同志飛奔前往軍裝庫，由守庫的巡防第八隊同志接應，打開庫門取出子彈，

增厚革命軍的作戰力量。

但是進攻小吳門一路的革命軍却受到了阻力，守城的巡防營清兵一見革命軍臨近，立刻就在城上散開舉槍射擊，而且城門也緊閉未開，使安定超所率領的四十九標二營三隊（三個連）、譚滿芳等所率之工程營兩隊、李金山等所率之砲兵營一概受阻於小吳門前，無法推進。砲兵營的同志急於進攻，開始拖出大砲來，砲口朝向城上瞄準。——但是城上巡防營的清軍早就知道，砲標所貯存的砲彈和砲膛口徑不合，根本就上不了膛，邊論發射？因此了無所懼。雙方正相持不下，大革命時期的一項奇跡出現了，有一位革命同志工兵營代表賴楚，他在頭一天晚上因事進城，九月初一凌晨在城裏聽到槍聲，正想出小吳門回營，他到達小吳門時，發現城門附近無人，小吳門雖然緊閉，却是不曾加鎖，這真是天賜良機。賴楚因而被激發了無限勇氣，他奮身向前，一伸雙臂振落了巨大的城門槓，就此大開城門讓革命同志一湧而入。至此，新軍同志全部入城，革命旗幟也開始飄揚於旭光萬丈之中。

聲勢浩大，氣壯如山的革命軍一旦入城，湖南巡撫余誠恪心知大勢已去，他倉皇出走，逃匿無蹤。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則騎馬帶隊逃出巡撫衙門，轉往又一村，他在途中被革命同志逮住，黃忠浩不但拒絕投誠，尚且表示自願一死以報宣統兒皇帝的「龍恩」，他要求不易清服，向北謝恩而後死。革命同志唯恐他倖而逃生必定會調集防營來攻，只好將他殺了。事後，當軍政府成立，還特地為他出了如下的一個告示：

「軍政府示，為出示曉諭事，查黃君忠浩本我湘豪傑之士，原應請其同襄義舉，無如以軍事上之計劃而論，遂至不能不然，此本都督所深悼惜，凡我同人皆當鑒諒。現已飭令厚殮，一切皆為料理，以表愛敬豪傑之心，合即通行曉諭，一體知悉，切切此諭。」

即此一端，可知革命軍之為仁師義舉。

革命同志在一片紛亂之中，從容不迫的理出頭緒，於光復長沙全城以後，一面拍電報調集前此開往各地之新軍，一律尅日回省。一面邀集革命代表，省垣士紳，乃至警界、商界人士，假譚延闓為議長的湖南諮議局舉行會議，商討如何組織軍政府，並且選舉都督。

這一次緊急會議由革命同志文斐擔任臨時主席，他在報告此次長沙起義經過以後說：

「焦君達峯，奉同盟會本部特派來湘主持軍事，響應武漢，厥功甚偉，因此吾人應推焦君達峯為都督。」

與會人士一致歡呼鼓掌，表示擁護，於是，文斐再作建議：

「陳君作新原係步隊官長，兼特別學校教員，素抱革命主義，因授課語涉排滿而遭清吏撤職。陳君於起義之前輔助焦君聯絡軍隊，光復之功當為第二，因此吾人應推陳君為副都督。」

與會人士又復熱烈表示贊成，湖南首任都督、副都督的人選至此宣告決定。不過焦大鵬（達峯）、陳作新謙沖自持，相繼表示力辭。因此，當日會議又決定成立湖南軍政府參議院，負責規劃軍民兩政行政用人一切事宜，藉而產生制衡作



用，成爲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民意機關。並且推定遜清湖南諮議局局長譚延闓爲首任參議院院長，三湘名流耆彥粟載時、劉衡、文斐、洪榮圻、易宗義、左學謙、廖名縉、曹耀才、曾傑、黃鈇、黃翼球、閻鴻燾、吳作霖、文經偉、潘昭、李德羣、余昭常、李九、黎錫圭、楊兆鵬、譚心休、常治、黃昌清、李洽、劉勁、鄭寅亮、危道豐、蔣國經、黎作學二十九人爲參議員。

### 儼然而為太上都督

由譚延闓所主持的湖南軍政府參議院，權力相當的大，職責異常之重，幾於駕乎民國成立以後的一切民意機關之上。根據該會規則：都督府之



湖南首任副都督陳作新，他和焦大鵬同時遇害。

命令，「必經」該院決定，加蓋戳印，再請都督蓋用印信，復由該院發交各部執行。假如雙方意見不一致，則由都督說明理由，提請該院覆議。如果覆議再予否決，都督便連提請再議的權利也沒有了。相反的，當參議院任何一位議員，認爲有急需辦理的事項，都可以主動的提出議案，由參議院議決以後請都督認可蓋章，並由參議院發交各部付諸實施。倘使都督對這一議案不表同意，尚且需要說明理由交參議院再議，再議時只要得到參議院參議員半數以上到會議決，仍舊認爲可行時，都督就不得加以拒絕。

軍政府參議院規則規定：參議員無定額，任期也暫時不作規定，同時，參議院須增加議員時，得由參議院認可。更其重要的是：參議員的會議得隨時舉行，而且只要十位參議員到會，就可以開會議事，尤其祇需十位參議員的過半數通過，即可決定一切軍政大計。而這一項參議院規則的增刪修改，却非得全體參議員的過半數通過始爲可。由此可知，就湖南軍政府而言，軍政府所屬的參議院是絕對的高高在上，大權在握，其院長譚延闓，實可以稱之爲太上都督。

湖南光復以後，賴譚延闓所表現的遠大目光，雄才大略，確曾使湖南成爲中華民國艱難締造的一支奮戰主力。焦大鵬和陳作新在長沙光復，湘中底定以後，部署稍定，就亟於領軍北上，支援武漢。而當時武漢三鎮革命軍的情勢亦至爲危急，武昌起義後二日（陰曆八月二十一，陽曆十月十二日），清廷即將倉皇而逃的湖廣總督瑞澂革職，命渠戴罪立功，尅期恢復。這時候新軍第八鎮（師）統制張彪還帶出一支殘軍駐守漢口劉家廟，清軍的長江水師已在程允和的統率之下迅速向武漢推進，清廷猶在督飭海軍加派兵艦，由薩鎮冰統帶赴鄂應援。八月二十三日（十月十四日）北洋新軍領袖袁世凱又復被清廷起用，任爲湖廣總督，負責節制各路援軍暨鄂省原有部隊。革命軍方面則倉卒成軍，指揮不一，徒憑大無畏的勇氣與強大清軍抗衡，就實力分析彷彿必敗無疑。所以湖南的就近馳援無異一帖強心劑，足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。九月初一（十月二十二日）長沙光復後新組成的湖南軍政府，第一件便是和武昌方面切取聯絡，由於湖南革命軍缺乏槍械彈藥，武漢三鎮急需大軍糧糈，湖南湖北迅即互通有無，彼此接濟。而湖南在接獲武昌軍政府所運到的快鎗銀幣之際，馬上就派王隆中一協（旅）北上武漢作戰。當時清軍第一軍統（軍長）馮國璋所部一萬餘人已經開到漢口，第二軍統段祺瑞部還在源源而來，這都是袁世凱北洋軍的精銳。湖南王隆中一協趕到方始抵住了北洋軍凌厲的攻勢，湖北、湖南的革命軍並肩禦敵，經由七日夜的浴血肉搏，始克保住武漢三鎮這一處革命軍立足點。

當湖南軍政府悉調新軍大舉援鄂，正是長沙城裏滿清忠狗，舊派人物密謀反動，伺機待變之

際。反革命份子在三湘各地還有很大的潛伏勢力。這一點焦大鵬、陳作新、譚延闓等並非毫無所知，例如焦大鵬即已抱定必死之決心，不顧危機之隨時可能來臨，他曾告誡他的部下們說：

「今日大局未定，一般滿奴，必欲取銷獨立，爲他們的主子效愚忠，因此他們必欲殺我。但是我亦誓死不去，以待各省的紛起響應，如今我可以斷言將來殺我的必定是滿奴，而非百姓，因此此萬一我不幸遇害，諸君絕對不可遂行報復，殃及無辜。」

那時候規知長沙可能有變的革命份子頗不在少，所以大家都勸焦大鵬留一部份新軍在長沙，預爲防範。可是焦大鵬認爲救兵如救火，在清軍大舉反撲聲中，萬一武漢有失，辛亥起義或將「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」。因此他傾力赴援，悉軍北上，終於給了舊黨可趁之機。長沙光復後十日，舊黨故意在長沙城外掀起紙幣擠兌風潮，焦大鵬命陳作新馳往鎮壓，一出城便有伏兵四起，槍彈橫飛。叛兵揚言爲黃忠浩復仇，於是陳作新首先罹難，焦大鵬相繼被戕，三湘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。

## 二 督被戕都督三湘

當時三湘亂事嚴重，革命大勢岌岌可危，長沙有亂黨叛兵盤踞，而大隊清軍又已迫近湘北門戶武勝關。便在這一髮千鈞，危疑震撼的危急關頭，譚延闓以閔閱子弟，少年進士被革命同志擁而出任軍政府軍政部長，旋即改任湖南第二任都督。一方面由於譚氏個人的聲望，另一方面也以

他的魄力雄渾，處斷明快所使然。他居然能撥亂反正，置內憂外患交相侵逼的三湘於磐石之安。這實在是是很了不起的一項奇迹，由而充份證明了胡漢民對譚延闓的衷心讚佩之詞：

「……而其精到練達，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。……譚先生雖然和平，但在緊要關頭，却又大節凜然，從沒有絲毫苟且。」

這位名宦後裔，遜清進士，在舊黨死灰復燃，幾於將軍政府一舉推翻，而強大清軍又在壓境而來的重大關鍵，他所表現的態度是革命到底，決不妥協。他先施鐵腕，壓制舊黨，迫使作亂叛兵作鳥獸散，使省垣長沙的秩序恢復安定。然後，他便開始正視整個革命情勢的發展。在譚延闓就任湖南第二任都督的那一段時期，他的種種表現，可以說具有大政治家，大軍事家的氣魄與風度。他從大處着眼，以國民革命的全面成功，專制政治之整個推翻爲念。當黃興衆寡不敵，在漢陽前線苦戰失利，清軍正着着進逼，辛亥革命瀕臨失敗邊緣，譚延闓却以傑出戰略家的姿態，續派甘興典率領在長沙新編的第七、第九兩標（兩個團）夏占魁的一個營，和劉玉堂的巡防隊第二營星夜馳援。這三支革命勁旅歸於黃興的指揮系統之下，無不奮勇爭先，以一敵百，發揮了三湘健兒慷慨義烈的精神。湖南援軍前後在漢口，漢陽鏖戰十餘晝夜，前仆後繼，視死如歸，傷亡人數達一千餘名。其中尤以巡防隊第二營管帶（營長）劉玉堂突入敵陣，奪取猛烈掃射的機關槍當場陣亡，更是開國革命史上，可歌可泣，感人至深的一章。

除了續派援兵，支援武漢前線，譚延闓又別遣一支革命軍從湖南萍鄉進入江西，趨南昌，襲九江，斷絕清軍長江水師和薩鎮冰的歸路。同時他認爲荆襄據武漢上游，係湘蜀門戶，軍事計劃，在所必爭。因此他又派統領王正雅仰攻荆襄，確立堅強的革命據點，並且和江西一路遙相呼應，減輕武昌方面的清軍壓力。

## 遣一支軍立取荆襄

譚延闓派遣三湘革命軍奪取荆襄，是罕少被人提及的開國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戰。王正雅所部在十月初六（十一月二十六日）進抵沙市附近的草市，清軍大舉來迎，雙方遂在草市展開激戰。革命軍擊斃了清軍的一名帶隊官，和數十名清軍，傷其一百數十名之多。但是革命軍本身並無喪亡，祇有數人受傷。他們還繳獲清軍一具繡龍黃綾鐵甲，得了好幾十桿槍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湖北革命軍也一鼓作氣攻克襄陽。

從而湘鄂兩省的革命軍又度併肩作戰，十月十三（十二月三日）午後六時，王正雅所率的湘軍會同鄂軍宜昌軍司令唐繼支，合攻荊州。由唐繼支攻東門北門，王正雅向西門南門猛撲。城上清軍放大砲，疾若流星，彈下如雨，砲彈呼嘯着從革命軍的頭頂心上飛過。革命軍則奮勇前進，架起雲梯攻城。

由於荊州西門、南門的地勢較低，湘軍仰攻不易，所以從薄暮攻到深夜，猶仍急切難下。其間王正雅身先士卒，奮不顧身，尙且被槍彈擊傷了腿部，但他却裹傷再戰，誓死不退。荊州攻防



戰整整持續了十五個小時，直到十月十四日（十二月四日）上午七時，方始將荊州攻克。清兵死者一百數十名，受傷三百餘眾。湘鄂聯軍攻陷這座名城確實是很不容易的，因為那是一場性命相搏的硬仗。荊州向為清廷控制西南的最大軍事據點，城垣堅固，防衛嚴密，在城裏設有荊州將軍（清制高於總督的統兵官），城裏的八旗兵及其眷屬尤有兩萬餘人之多。這一萬多旗人誤以為革命軍一到，他們必定性命難保，因此他們是不惜拚鬥到底，在作殊死戰的。

九月十四日荊州城陷，都統衡齡自戕，襄陽道喜源全家自盡，其餘清吏清兵由佐領率領向湘軍統領王正雅乞降，湘軍連函獲外帶清軍繳械，得了一千餘桿槍，然後王統領和唐司令分自東、北二門入城。荊州將軍署放砲跪迎，磕頭求活，並將荊州城裏的槍支器械，一應公物全部呈獻，這真是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以來極其重大輝煌的一次勝利。

譚延闓在長沙接獲捷報，至為欣慰，他曾致電上海民立報館，轉告各方。不久，統領王正雅又有急電拍來，陳報清廷的荊州將軍聯魁親實印信呈繳，哭求王統領准許旗人暫時留駐荊州，他說駐在荊州的旗人生計窘迫已達極點，要求准發恩餉，或給出境謀生護照，或准租佃原有的公田。荊襄沙市一帶的居民，都懇請軍紀嚴明，秋毫無犯的湘軍留在荊州莫走。譚延闓當時所作的決定，即以「急須推仁，以重人道」為前提，他電示王統領遵照下列的四項原則辦理：

一、旗人全無財產而係赤貧者，每戶酌予發

給謀生費若干。  
二、凡有財產者，除發給必要生計費用外，其餘財產均歸民軍保護。

三、凡是需要護送出境者，由民軍指定地點，加以分散安置。

四、准其隨地佃田耕種，不必指定公田。  
至於當地民衆要求王統領所部留在荊州的問題，譚延闓指示他應該會同安襄荊鄂招討使，妥商辦理。也就是說他願尊重鄂軍方面的意見。

### 大有功於全國革命

譚延闓在驚濤駭浪，形勢緊迫之中接任湖南都督，他最卓越的成就猶在促進廣西兵不血刃而告光復，使清廷與西南全部隔絕，革命情勢因而更趨有利。湖南光復對於武昌起義的重要性已如上述，廣西獨立更使湘鄂兩省堅強屹立，進而敲響了大清帝國的喪鐘。譚延闓在就任湖南都督以後，曾函電交馳，力促廣西諮議局發動廣西獨立之舉，函電中反覆的曉以大義，喻以大勢。九月十六日（十一月六日）廣西諮議局終於議決廣西全省脫離清廷宣告獨立了，當時的廣西巡撫猶未遽允，可是藩司王芝祥却表示贊成，而廣西省垣桂林的新舊各軍，又都抓在王芝祥的手裏。於是王芝祥乃於十六日深夜，從藩司衙門發出大批獨立旗幟，乘夜闖入靜的時候擲入各家各戶。第二天一大早上，家家戶戶都懸出了上書：「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，恭請沈都督（按指廣西巡撫沈秉堃）宣布廣西獨立，廣西國民萬歲！」的大旗。沈秉堃迫於無奈，祇好和藩司王芝祥，巡防營統

領陸榮廷聯名致電梧州關道，照會英國領事，表示廣西軍政府成立後將力任保護洋人之責，廣西獨立乃告順利完成。

廣西光復以後，譚延闓旋即推舉廣西都督沈秉堃出任湘桂司令官，力促廣西出兵，和湘軍一齊北上支援武漢。這個計劃也被他從容達成了，湘桂聯軍迅速組成，由湖南省境出金口（在武昌縣以南六十里處），趨武昌。這時候雲南、廣東、貴州、江西、福建西南各省均已先後光復，所以在譚延闓的「大漢民國各省會師北伐檄」中，曾經有過：「雲南一呼而六省應，廣西一舉而半壁傾」的壯語。辛亥十月初九（十一月二十九日），湖南都督譚延闓又會為全盤戰略問題致電鄂軍政府，提出他的主張，這是一份很重要的革命文獻，足可顯示當年譚延闓的高瞻遠矚，胸中韜略：

「迭電均悉，鄂湘一家，安危同繫。現在桂軍已於（十月）初七（十一月二十七日），在永州出發，兼程赴敵。敵處已商請廣州胡都督（漢民）、福州孫都督（道仁）、整頓海軍，連合吳淞軍艦，直攻天津（按上海時亦光復），以擊敵兵之尾。並請孫都督派派精兵，由海道來援。又電請貴州楊都督（蓋臣），出兵銅仁，與我軍會合，取荆襄、出沙洋（沙市，和枝江東南十五里的洋溪舖，北臨長江，有小火輪下達沙市上通宜昌），以擊敵兵之腰。更請桂林沈（秉堃）、王（芝祥）都督、南寧陸都督（榮廷），加派老練之兵，與敝省會師，剋期赴援。尙望堅守武昌，以圖合勦，決不稍存畛域，貽誤中華大局。辛亥

十月初七日。」

鄂軍都督黎元洪收到了譚延闓的這個電報，亦曾覆電力催，原電如次：

「陽電悉，碩畫極佩，仍望電催各軍，火速分途進行。……」

譚延闓的原電一字不改，全部照錄，括弧中則係筆者的小註。由這一封電報，可以證明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以後，當清軍大舉南下，力圖掙扎。武昌革命陽夏失陷，困守武昌危城的那一段艱難危險時期，就唯有譚延闓坐鎮長沙，担当艱鉅，出兵支援陽夏之戰，取荆襄，入江西，力促廣西舉義，電請各省援鄂，還要竭力的給黎元洪鼓勵，打氣，釐訂全盤戰略，遂行直搗幽燕的壯志雄心。在中華民國艱難締造之初，長沙實遠比武昌益形重要，更能發揮巨大的革命力量。因為她不但是全國援鄂的聯絡中心，尤且成爲支援武昌前線最力的後方重鎮。彭楚珩著：「湖南光復運動始末記」曾有言謂：

「湖南處長江南岸各省之中樞，洞庭控其北，五嶺障其南，東接豫章，西通川黔，與鄂贛如輔車相依，與粵黔則如咽喉相扼，形勢險要，物產豐饒。古之圖天下於江南者，未有不先圖湖南。故湖南首響應武漢，使黨軍無後顧之憂，粵桂受隔絕之困，豫章黔中，亦同受威脅，使各省同志得以紛起響應。其意義之重大，實不僅使湖南一省脫離專制領域，且大有功於全國革命也。」

這一番話，不失爲公允之的評。

## 北伐檄文擲地有聲

譚延闓在辛亥武昌起義以後，並沒有親身參與革命組織，但是他却具有極強烈的革命思想。這可以從他就任湖南都督，所發佈的「大漢民國各省會師北伐檄」中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譚延闓在這篇檄文裏直斥滿清爲「曼珠野部，金源遺種，壑遼河以自固，併葉赫以稱雄。值朱明之晚年，更窺上國，因吳藩（按指吳三桂）之失策，便盜神臯。自東西以迄北南，汚神輿四萬餘里，由甲申至於庚戌，閩國統二百餘年。其始犯邊，甚於流寇，迨後入關，更無人理！」他尤指出滿清奴役漢人的事實，大見一針見血，痛快淋漓之致。

例如他說滿人「自爲帝制，盜憎主人，鉗制千重，侵陵百出。」「雜髮令下，漢家瓜蔓之抄，文字獄興，唐代清流之禍。」於婚制示主奴之意，於兵制見猜忌之心，官爵有壟斷之形，賦稅有偏枯之病，刑法乃普通之法，設經典以待宗盟，制科乃桎梏之科，開別徑以通旗籍。」然後，再痛予呵責——

「類此者，成何國政？」

這一篇義正詞嚴，擲地有聲的「北伐檄」；論文字，非大手筆莫辦。言氣勢，尤爲深明民族大義，具有革命思想的豪傑志士方始可以寫得出來的。由而可知譚延闓久已有排滿滌腥，「還漢室於舊都，建中朝爲民國」的志向與抱負。所以他才會始終站在革命黨人的這一邊，明裏暗中，處處出力，絲毫不以己身的安危爲顧。早在長沙起義之前，由於漢口革命機關遭受清吏破壞，搜出大批黨員名冊，鄂湘二地清吏風聲鶴唳，如臨大敵。鄂督瑞澂和湖南巡撫余誠格同時採取行動。

余誠格尤且偵獲長沙賈太傅祠是革命黨的機關，當時就有湘中舊派者紳蕭榮爵、楊翬等人，暗地裏請湖南巡警道和長沙知事沈瀛趁此機會羅致黨獄。余誠格都獲得了一份長沙城裏城外的革命同志名單，正打算按名逮捕。事先他拿那張名單給譚延闓看，時值譚延闓方自北京爭路歸來。他一看那份名單便故作輕鬆坦然，漫應了一句詭言：

「這些人都是酒色之徒，何懼之有？」

就由於他爲了解救黨人迫不得已撒了個謊，余誠格方始不曾將事態擴大，逮捕黨人之舉也因而中止，這才有九月初一長沙起義的卒告成功。

譚延闓在民國肇造之際並非革命黨員，但是他的革命立場最堅定，革命行動最積極，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也至爲重大。同時，在他担任湖南都督以前，譚延闓並無實際領軍從政的經驗，可是事到臨頭，他的表現偏又異乎尋常的當行出色，處處顯示他能統籌全局，任重負遠。例如，他曾以嚴正的態度通電全國，揭諸民國的宗旨在於共和，「獨立」二字之垂於名實。他這一份致各省都督及各軍政分府的通電，不但可使我們從而窺知他的政治抱負，尤且說明了他的目光是何等遠大。這一份珍貴的文獻，全文如次：

「各省都督及各軍政分府鑒：此次各省起義，宣佈獨立，係對滿廷而言，非各自爲謀也！現在大江南北，悉就範圍，海軍抒誠，已得全數。民國宗旨，同主共和，則曰「獨立」二字，尤乖名實。不獨中山（按指國父孫中山先生）來電，外人疑難，或因此團結未堅，內則分裂以省界，外則相侵以列強，殊非新中華民國所宜。同是炎



黃子孫，斷不能稍有畛域。前蘇州程都督（德全）全國聯合會議，湘省已極贊成。惟現在北虜未滅，亟待攻討，除軍事進行，應由各省聯合計劃外，廣東胡都督（漢民）統一財政之說，實為切要之圖。所謂各省先行預備金，組織總機關，發行民國紙幣，各省一律流通一節，於餉源關係尤鉅。惟設立地點，發行額數，各預備現金若干？自應電鄂軍政府議決，仍希望各省協同力進，以偉大民族，共建偉大國家，雄視五洲，當無倫比。敢佈下非，曷勝翹盼，湘都督譚延闓叩。」

### 舉足輕重肆應四方

在這一篇通電裏，譚延闓首度公開表示他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愛戴與崇敬，以及他服膺中國同盟會所作的政治主張，力贊胡漢民提出的「統一財政之說」。而他願見中國統一，實行民主共和的強烈願望，更是躍然紙上，情見乎詞。以此可以證明譚延闓在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表「禍電」，宣佈湖南自治宗旨，使所謂省憲運動首起於湖南，純係抗拒北洋軍閥勢力侵入湖南的一時因應之計。聯省自治運動創始者，急先鋒這一類的稱號，實不應加諸於譚延闓。因為如所周知，「通而有節」如譚延闓先生，他的革命立場，政治主張始終是一以貫之，從未脫離三民主義的範疇。

在軍事方面，辛亥革命初期譚延闓由於湖南居於舉足輕重，肆應四方的中堅地位，使他儼然成爲最高戰略的釐訂者。證據之一，如譚延闓曾在規復荆襄後致電鄂軍政府，指出荆襄爲革命軍

所光復後，清軍必將注意窺伺南京，「擾我腹心」，所以他從而擬訂全盤戰略——「我軍自應猛力進據河南，西進陝西，南扼漢口一帶，抄出賊兵後路，則漢口不攻自破。再用支隊游擊山東，而後會師北進，則南京可以無虞，賊亦有瓜熟蒂落之勢，天下可定也。」適足以表現譚延闓深諳兵法，具有軍事學才能，運籌帷幄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非僅徒以文學天才見長而已。

證據之二，當年鄂軍政府在和戰大計，與敵交涉方面，經常都是請決於譚延闓，而非常尊重他的意見。譚延闓則更是料敵必中，能够適時的拿出辦法來。辛亥十一月初，鄂軍政府即曾致電譚氏，向他有所請示，即可作爲例證之一。這一個電報的原文如下：

「……頃有英領事遣代表來言數次，謂已與北京美使出名担保，欲令武漢三鎮不再作爲戰場。鄙意擬先提出四條：

- 一、敵兵須令全數退出武勝關以北。
  - 二、該軍隊退時，我兵不得追襲。
  - 三、敵軍各種輜重，准其攜回。
  - 四、兩方面如有背約時，担保國須負責任。
- 做處本知此事奇詭，不宜置議。惟該領言明日又有人來探訊，須措詞回覆。尊意對於此事何如？乞詳加指示，迅即賜覆，以便應付。」
- 譚延闓覆電後，迅於十一月初六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電覆鄂軍政府。他首先分析清軍央託英美使節求和，原因不外乎以下四點其中之一：
- 一、北方有特別變動事由發生。
  - 二、因民國軍隊四集，遂謀厚集兵力，以劃分南北界限，藉圖以全力注重山陝等處。

三、因滿清昔日勢力範圍條約，而出於外交團之主動。

四、爲和議決裂之準備。

然後，他「指示」應付此一事件的原則，——「民國既經舉定外交總長（從十二月十八日起在上海與清廷代表唐紹儀舉行南北和議的伍廷芳，他在臨時大總統府尚未成立以前，先被舉爲軍政府外交總長，以便與清廷進行和議。）似應移歸總長對付，以謀統一，方爲正辦。但既歸外交總長核辦，如不承認清軍北退，則應另擬進取辦法，而設詞對付英領。如允其退兵，則必由總長提出如左之條件：

- 一、北軍退出武勝關，所有地點，須由民國以兵佔領，不得視爲中立土地。
- 二、如和議不調，無論何人，不得干涉妨礙

民國軍隊之行動。

- 三、武勝關外鐵道，不得毀壞。
- 四、漢陽兵工廠、鋼藥廠、鐵廠內所有兵械機件，全交民國管理，不得毀壞擄去。

以鄂軍政府原擬訂的退兵四條件，和譚延闓修訂的四條件相比，顯見譚延闓要高明得多了。辛亥十一月初十（十二月二十九日）。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，十七省代表全體出席，湖南省的代表是譚人鳳、鄒代藩、廖名楷。四天前甫自國外返抵上海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十六票當選。十一月十三日議決改正朔，用陽曆，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。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，中華民國宣告誕生，勞苦功高的譚延闓，被任命爲湖南都督兼省長。（未完待續）